

开栏语

古道是古代交通的遗迹,承载灿烂文明。保护古道就是保护乡村振兴的宝贵资源,守护红色根脉的历史记忆,建设文润永康的重要载体,也是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时代要求。今年3月1日,《浙江省古道保护办法》施行。连月来,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市作家协会本着保护古道、传承文明的宗旨,联合举办永康古道采风活动,组织作家们深入全市各镇(街道)探幽寻秘,去体验那一条条掩藏在群山之间的古道魅力。今起,本报推出“永康古道行”栏目,对优秀作品进行选登。



探幽寻秘团队

隐入山野的处温古道

□陈星光



古道风光 兮若 摄

就有18间,还有各种杂货店、染布坊、茶楼、客栈等配套商铺,是当时永康、缙云、仙居等地的重要商品集散地。18间铁店在这里齐齐摆开,那场面是何等气派,影响力简直可以媲美现在的五金城。后来,历史变迁、道路改建,这里的生意逐渐衰退,最后人去店空,只留下一条石砌古道似一条长龙,静卧在两山之间。

阳光透过绿荫洒下斑驳的黄金。气温虽高,这里却是凉意袭人,让人倍觉清爽。我们纷纷掏出手机,试图拍下古道苍桑俊逸的容颜。龙贤指着一处水泥墩头说,下面就是台金铁路的隧道,这是勘探测量留下的印记。想来也是,古道下面是高速公路,时代前进的车轮不断提着速度,我们都只是活有一段短暂时间和空间的过客,又有什么功名利禄不能放下呢。活在当下,体验命运让你经历的,尽量留下自己的一份善和真,担起责任,月明清,如是足矣,又当何如?

沿着古道一直往上走,不久又遇一小池塘,名曰金钗塘。水中长满了浮萍类的植物,一汪水却十分清澈,可以清晰地看见池边小树的倒影,简直是莫奈笔下的一幅画。

古道最高处有个藏金洞。过了岭头下行约200米,一级级的石阶直抵大岭凉亭,它也不可避免地重复了上居岭凉亭倾颓的命运。过了凉亭,古道积满了厚厚的落叶,渐渐行走艰难,我们遂回返。俊锋颇有感慨道,这是永康难得保留如此完整的一段古道,完全可以旅游开发,打造一处寻古探幽的网红胜地,让古道在新时代书写另一段崭新的篇章!

永康当代著名作家、诗人杨方说,大地上的古道,其实就是古人遗落下来的诗,他们的踪迹都消失了,只有走过的古道没有消失。

10月29日,应邀参加某越野俱乐部的爬山活动,从斗潭开始翻山越岭抵东风村清源自然村,问一老妪可曾记得马关、胪腔的旧时道路,她却道多年未走,早已湮没。又一次走了大岭古道,从大岭凉亭到枫林的古道也已清理,露出古朴悠远的模样。古道尽头是一丛竹,一口小池塘上尚有荷叶田田。白莲塘水库如一面硕大的明镜,枫叶已红黄参差,正是秋日绚烂之美。得一诗《从斗潭翻山越岭经清源过大岭古道到枫林》,就此收尾这篇小文。

把自己抛掷于山野。像一只硕大的蚂蚁,在一段自己的时间里缓慢前进。放弃思考和尘世羁绊,顿觉一身轻松。羡慕林间清亮的鸟鸣和花开花谢。向连绵青山鞠个躬吧,向沉甸甸的稻穗致以由衷的赞美!哪怕是遍地枯黄的落叶,它们也完成了并不虚度的一生。大岭古道曾经走过一代代艰辛的人们,我们也只是过客。不去想未来会是什么模样,这壮丽秀美的秋色,此刻在我怀中。

刚刚知道,小时候经常走的那条从老家马关南去胪腔、西往枫林的山道叫处温古道。10月4日一早,约了好友俊峰、志广、兮若,重走早已隐入山野的古道,记忆如蜂拥而至。

时令已是仲秋,气温仍高达38℃。8时30分抵达老家马关,先我一步从武义赶回来陪我们的堂弟陈王东早已在村口等待。在村口廊亭做了三日一检的核酸检测后,我们一行即往胪腔的山道走去。同行的还有86岁仍身子骨硬朗、面色红润的原老支书陈宝多。

在离村不远的上介坑,王东指着一处说,那株要两人才能合抱的松树王前两年枯死,再也见不到它一松独秀的卓越风姿了。它曾站立的地方,如今已是一丛青秀的竹子。

陈宝多指着道路中间凸起的一溜儿光滑的小石块群说,这就是古道遗迹。它们就像时光漫漶中的古道的舍利子。在接下来的行走中,断断续续见到它们,像一条巨龙消失了身体后留下的一节节椎骨。

约行200米,我指着右手边的山坳说,这是我父亲的竹林。父亲离去已十年,它种下的板栗树、柿树、杉树、杨梅树已被茂密的灌木重重包围。唯稍高些的地方,竹林坚强地守住了自己的领地。继续前行,两口池塘像一大一小、一上一下的两只眼睛,镶嵌在群山的褶皱里,小的叫腰塘,大的叫横路塘。多少个少年的白天,我手持一根竹钓竿,鱼线伸入水中,一次次钓起一个个小小的期盼。

横路塘边曾经栖息着几百上千只白鹭,叽叽喳喳地鸣叫,像一片片飞翔的白云栖落在浓厚的绿荫上。那是因为那时村里有人承包了横路塘养鱼,白鹭有了充足的鱼作食物,周边生态环境又极好,遂群聚而来。记得有一天,我来看它们,见一莽汉装了满满一袋白鹭扬长而去,树上喧哗着幸存者们的惊惧的悲鸣。

过横路塘已是上山的山径。散发着青草灌木气息的山径,是宝多和另两位村里年近八旬的老人,前几天刚刚除去蔓延的荒草杂木才重见天日的,要不然它早已像一条蛇潜入了山野丛林。依稀古道残留的石块昭示曾经热闹的过往。山径陡峭,目测有60度角的抬升,蓊郁的树木遮蔽了天空。

未几就到了上居岭头。凉亭早已倾覆,唯余一堵堵残垣和一块块横七竖八的青条砖石,上面爬满了青苔和落寞的灰。记得小时候,父亲在后面推我在前面拉着手推车到胪腔售卖西瓜,爬上岭头,总要在凉亭喘口气。亭里往往坐着三三两两的行人,相熟的陌生的脸孔彼此问候寒暄,间有鸟鸣加入他们的热情。今天,我没有见到一只鸟,当然更见不到我们一行六人之外的任何人,但这里曾经是非常热闹的一个所在。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这里是一个远近闻名的树市。附近的山坡上摆满了一根根赤裸了身子的松树、杉树,仙居、缙云的树贩子把它们搬运到这里,永康各地的树贩子纷纷到此选购。我爷爷是其中一位贩树的能手,总能在不断地买进卖出中赚取一点可怜又弥足珍贵的差价。前几天,我回家与母亲聊起树市。她说,不仅仅是上居岭树市,就连村里也因为这个自发形成的木材市场的存在,而增添了不少人气和财气。

过了上居岭就是缙云胪腔的地界。古道已被茂密灌木紧紧拥入怀中,像一条冬眠的大蛇。我们一行止于当止之处,怅望历史变迁如烟缕,时光也像芦花飞过我人到中年的头顶。遥望绿野大地,群山连绵如骏马,天空湛蓝如碧,一枝高高的芦苇兀自昂着头颈,在寂静的山野,像一面孤独的旗帜。而我们现在所伫立的古道,其实是在高高的山巅。

回程走的一段路是因为木材市场修筑的,因为原先那段山中古道实在太险陡了,手推车难于推行。它斜斜地划过大山的肚皮。路上不断有横着的一截截倒下的枯木,我们不得不小心翼翼翻越而过。20年前,仍有突突突的摩托车声零星打破这里的寂静,那是从山的那一边到山的这一边早晚打工往返的农民。

处温古道是永康南部古代交通主要通道之一。从马关经家堂山、清源,从溪塘村山沿到枫林村的大岭古道是处温古道的重要一段。这也是我童年、少年时每年必走的路。盖因我姑姑嫁

到前仓,经济条件比我们家好得多。每年暑假和春节,我们姐弟三人,还有五个堂弟妹,在大人的率领下,步行穿过大岭古道去姑姑家,是童年巨大的期盼和欢乐。印象里从村里出发,沿着随舟山溪而蜿蜒的田埂路,只十来分钟就到溪塘山沿接入大岭古道。现在已因农田改造改道不复存在,我们村到舟山、清源早已是宽达十来米的水泥路。我曾一次次在此凝望田成方、路成行的一片绿野,极力想从中辨出旧时小道而不得。

从上居岭回村,参观了我的老家一幢建于民国的曾经住过四五十人的大四合院和崭新的村容村貌后,我们即驱车前往溪塘。10时左右,在溪塘村村委卢龙贤的陪同下,穿过一段几乎被茂盛荒草掩藏的田间小路,继续我们的大岭古道考察行旅。一块块鹅卵石时断时续地镶嵌在宽仅尺余的田埂路上。前行数十米,见明山庙的标志牌,上有简介:明山庙建于明朝,占地面积有1000平方米,据传寺庙与尚和寺同一方丈主持。庙旁有明山泉,上庙塘和下庙塘。明山泉是和尚的饮用水源,上庙塘是生活用水,下庙塘为放生潭。如今满目尽是杂树虬枝荒草,就连一块残垣断壁也不见。

终于见到了保留完整的大岭古道。路面由石块铺就,长约2公里,宽约2米,一直通过岭尖最高处(海拔312米)。该古道始建于明代晚期,是当时官方为了方便永康南部和仙居两地人的往来而修建,至今已有500多年历史。在清代顺治、康熙年间,大岭古道曾兴盛一时,古道两旁店铺林立,仅铁铺